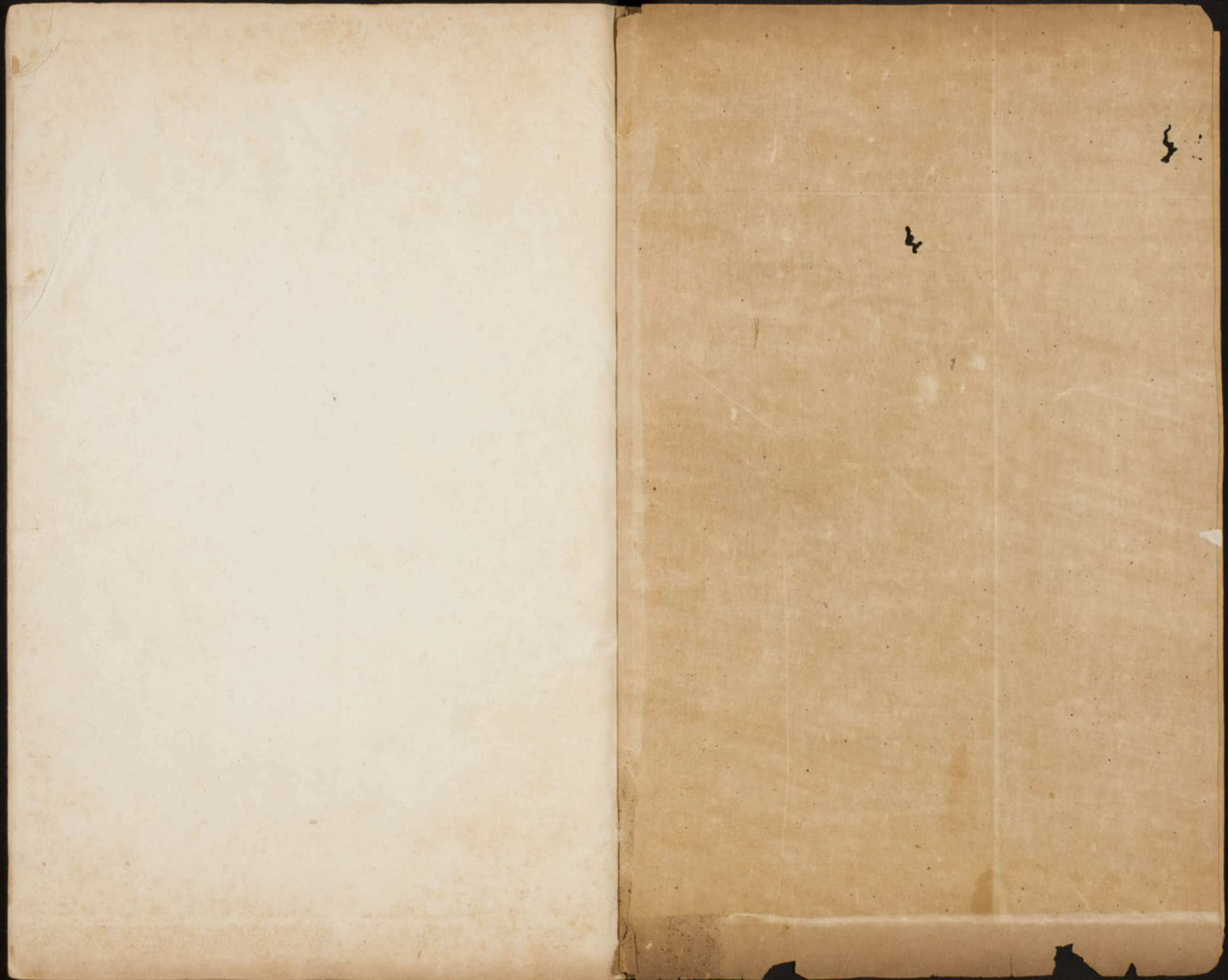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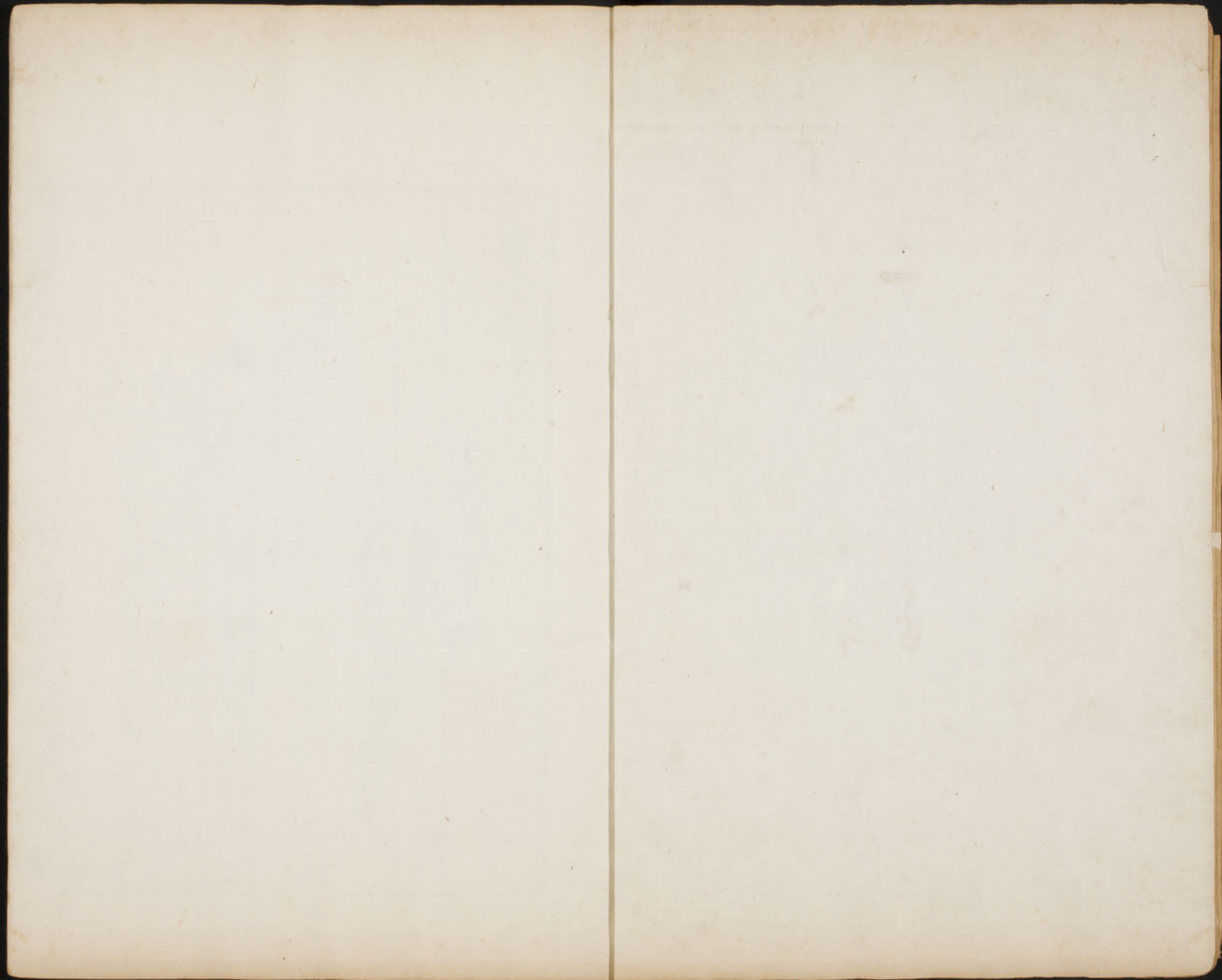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良曰史記云李斯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王拜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詐覺秦之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王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斯議在逐中乃上書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畀斬咸陽市

善本注同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銑曰吏百官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穆



公求士向曰士謂資才也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

宛翰曰戎宛小國名善曰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史記曰

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

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晉善曰史記曰百里奚謂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氏傳曰晉邳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此五子者不

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

產於秦而善本無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翰曰產生也善曰史記曰秦用由余謀孝公用商鞅於之

法向曰公孫鞅衛人也號為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善曰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脩刑內務耕稼外勵

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翰曰舉猶開也今秦之治國因此而彊善曰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

五剛切商君印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良曰秦至惠王始稱王張儀魏人也銑曰拔除也上郡地名漢中蜀地名

善曰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

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三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

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包九夷制鄢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

子銑曰包兼也九夷蠻夷通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稱鄢郢楚都也成臯地名

膏腴良地也壤亦地關東為從關西為衡從者關東六國合而攻秦

申張儀之計散敗之而不得合也施惠也善曰九夷屬楚夷也鄢

鄢楚二縣也益秦令人據之也成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成帝業

向曰范睢魏人也穰侯魏冉秦相也華陽君芊氏也皆秦之用事者也杜

塞也言如蠶之食葉

善曰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

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睢說秦昭王

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春秋保乾圖曰光

聞言蠶食天下高誘淮

此上善本無

四君皆以客之功

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

穆公孝公惠王昭王也以用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

此數人者皆非秦人故云客也

善曰負猶累也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

善本作

納踈士而不

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

字

今陛下致岷山之玉有和氏

善本作

隨字

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熾

廉離之馬建翠鳳之旗

樹靈鱗

河之鼓

濟曰和氏寶則卞和之璧太阿劍名熾離良

馬也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也鱗皮可以冒

鼓也

善曰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越絕書曰

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孫卿子

曰熾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注曰鱗皮可以冒鼓也

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善本有

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

可字

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

馱不實

外殿

良曰犀角象牙也馱馱良馬名廐馬屋善

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可

善本作

以飾後宮充

下陳

銑曰充滿陳列也

善曰下陳猶後列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珠之簪傳璣之

珥阿綽

老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

璣也綽繪帛也出阿縣

善曰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說文曰

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繪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

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

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足稱臣以別之佗皆類此

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

不足稱臣以別之佗皆類此

不立於側也

向曰雅化閑雅變化也治美也窈窕美貌美女出於趙也善曰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

也夫擊甕於

善本無扣善本無缶善本無彈箏搏髀善本無而歌鳴

鳴快耳者具秦之聲也

翰曰甕汲瓶也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搏擊也髀腿也鳴鳴聲

也善曰說文曰甕汲瓶也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

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

銑曰桑間地名而鄭衛桑間之樂皆淫樂也韶虞舜樂武象周樂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徐廣曰韶一作昭字

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

有者何也使意之善本無當前適觀而已矣善曰商誘呂氏春秋

注同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

輕者在乎民人此非可善本無以跨海內制諸侯

之術也

濟曰跨據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

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

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

善曰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是以地無四方人

善本作民字

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

降福良曰率土之內皆為王臣何四方異國之有

乎四時交會充於內鬼神歆饗降福於中此五帝三

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

客以業諸侯

銑曰黔首民也業事也

善曰郭

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

良曰言雖裹足以欲游秦而不得入

此所

謂藉寇兵而齎

資

盜糧者也

翰曰藉借也寇賊齎遺也善曰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

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  
荅善本作益字讎內自虛而外以樹怨諸侯求國無危  
不可得也

###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濟曰漢書云鄒陽齊人也仕吳王濞王以太  
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其事尚隱故不  
欲指斥言之故先引秦為喻因言胡越齊趙淮南  
之難然後致其意焉 善曰漢書曰鄒陽齊人也  
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  
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  
齊趙之難然  
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

兵加胡越

良曰曲臺秦所居宮名懸衡懸法度也畫地不犯教  
令也胡越南北邊之國也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  
若漢家未央宮也 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如淳曰衡猶  
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者也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權衡以稱輕重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子兵

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銑曰晚節末路謂二世時也  
扣擊也函谷關名咸陽秦所

都也善曰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  
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勸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  
以為何則向曰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翰曰言  
苦秦之

政也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濟曰胡即匈奴也言胡人馬盛揚塵於野不見鳥獸 善曰史記曰  
秦惠主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  
飛鳥下盡  
地之伏兔 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

屬轉粟流輸去

千里不絕良曰輦車運輦之車屬及也言  
轉輸千里不絕於道此假言吳

與諸國并力為漢所拒胡而實言諸國怨漢與吳連兵北伐於漢耳  
故說諸國之心不齊必無成矣下文言其所由也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流 猶行也 何則彊趙責於河間銑曰趙幽王為高后所幽死  
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

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無嗣國除遂欲 六齊望  
求復還河間之地責求也趙大國故云彊也李善同銑注



於惠后

向曰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為殺之獻城陽地

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

光為濟南王此六王之心常追怨惠帝及高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

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

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善

曰漢書曰文帝聞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

王薨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

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翰曰城陽王喜也喜

呂有功本約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乃以

城陽郡王章濟北王興居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興居所治

處喜顧念而思之也善曰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

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也

南之心思墳墓 濟曰文帝憐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乃立

厲王三子於淮南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

賜為廬江王言三子皆望墳墓思

其父見遷殺也張晏李善注同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

不專 良曰言諸國皆有私怨不為吳也今大王不憂其不可若舉

兵伐漢天子來討諸國但有其意無敢相救蓋不能專一可

以明矣此陽之微言也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

不能為吳也善曰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

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

舟青陽 鏡曰邯鄲趙都也長沙郡名還聚也青陽水名蘇林曰

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

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

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責得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

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向曰此陽惡指

斥其事因雜亂其言意者欲以沮吳之計使不舉兵而務隱其言詞

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善本作節

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翰曰言自然相感者也驥

砥礪也陽將致其意也善曰底與砥同也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

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游者為之談

說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齊曰言變易精思極盡

改易精思則無國而不可干善本作飾固陋之心則

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翰曰固陋陽謙詞也裾衣裾也

然臣善本有所以字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

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本無也字竊高下風之行尤說

大王之義良曰言來游於吳已歷數王也自齊至吳度淮千里

尤甚也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也故願大王無忽

察聽其至臣聞鷙鳥至鳥累百不如一鷙向曰忽輕也至謂至

情也鷙鳥鷹之類比諸侯鷙大鳥比天子孟康曰鷙大鷙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鷙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裒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

止幽王之沈患善本作湛患翰曰全謂未分之時鼎士力舉

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為三也裒服大盛立黃服也臣瓚以為

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反也呂后殺之

善曰湛今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

王之西也濟曰死士輕義之士盈滿也朝王朝也淮南厲王長

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善本作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

其位亦明矣良曰諸專諸賁孟賁皆古勇士也不安其位言

設諸寶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故願大王審畫

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銑曰畫謂畫策向曰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不明求衣言

心戰栗未明而起也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

之後翰曰天下已定文帝使東牟朱虛侯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齊相類故引而連之矣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襄邾儀父也也和魯國也儀父謚也功與

嬰兒王之濟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皆厚割地與之言於骨肉厚也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帝於骨肉厚也孝文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良曰壤子德愛

其愛子揖為梁王參為代王武陽王俊梁王揖薨徙武為梁王也益加也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故曰壤者也又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也

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銑曰什

北王與居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之與居自殺故謂頓也淮南王文帝弟也流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則謂囚也所以然者由二國有奸

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反耳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奸臣

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

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向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

勢合常道也大臣難知難探測也欲其戒慎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規猶帶也變易權

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

期於世矣翰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云望見東北汾陰有

周鼎終不可得前言豈非象新垣平中言恐周鼎復起下言新垣過

計失國亡由邪臣詐誤故陽引此為諫言王為此謀則吳嗣必不在

於世矣過誤也善注周鼎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

復起於漢同服虔曰過誤也善注周鼎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

留行濟曰高祖自漢中絕所燒之棧道至雍以灌章邯而破之兵

燒棧道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善曰說漢王燒絕棧道也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收敵善本人之

倦去馳函谷西楚大破濟曰收秦疲倦之兵出函谷關而

西楚霸王曰項羽自號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良曰此壘上文荆則楚也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

也願大王孰察之銑曰言羽等甚強盛尚見破滅為國家者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

### 於獄上書自明一首

鄒陽向曰陽知吳不可說之從梁孝王游陽為人 怆慨不為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上書孝王立出之 善注同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翰曰燕太子丹使荆軻往刺秦王使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而畏其事不成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為君象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為秦畫

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濟曰秦使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

先生說昭王益兵為應侯所善事不成故云昭王疑也是時太白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蝕焉蝕于歷也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

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者十 歷之也如淳曰太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

不哀哉良曰變動論明也兩主燕太子秦昭王也 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

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訐為世所疑銑曰言左右者不

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詳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善本有而字 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

字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向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武王武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又獻之玉人又

曰石也刑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向曰李斯忠諫於秦二世

名也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佯狂

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善本無也字翰曰箕子見紂無道佯狂為奴接輿避世之亂亦佯狂

而歌也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願大王

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

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于剖心子胥

鴟夷濟曰比于疆諫紂剖其心而觀焉子胥諫吳王吳王賜之死

取其屍以鴟夷之革沉之於江鴟夷以皮作鴟形善曰史

記曰比于疆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于觀其心又曰子

胥自到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

鴟夷鴟夷楷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良曰知忠願大王熟察

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銑曰言人不相

猶新知情若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或神

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者也又曰家

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金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善本無事向曰於期

罪於秦而逃於燕荆軻見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

家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柰何

荆軻曰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

把其袖右手提其胷於期遂自到徐廣曰懣丁鳩切

王奢去齊

之魏臨城自到古以却齊而存魏翰曰王奢自齊亡

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到

齊兵遂却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

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到夫王奢樊於期非新

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

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

下為燕尾生翰曰蘇秦於天下則反覆無信於燕則出有尾生

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亡六城

為魏取中山良曰白圭為中山將為亡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亡

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之還拔中山也張晏曰白圭為中

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善本作有以相知也

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

更膳以珍音啼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烹一駿馬以 馱音啼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烹一駿馬以 馱音啼銑曰燕王怒其讒者而轉重蘇秦而更烹一駿馬以

奇之味也善有本 白圭顯於中山善本少一 人惡之於魏善本少一

文侯善有本 投以夜光之璧向曰文侯不信讒者而更親白圭而贈以寶玉也 善曰言白

圭拔中山而尊顯善曰言白 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昔 肝相信

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鼻 脚於宋卒相

中山翰曰司馬喜為宋所刑而說中山之君而王以為相也贖則

去人之贖郭璞三蒼解詁曰贖漆蓋也 范睢摺址 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齊曰范睢為魏相魏齊之所答擊折齒摺脅睢得出亡入秦說秦王

王以為應侯也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

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

諸公子魏齊遂使舍人答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為應侯

廣雅曰捐折也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地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

徒狄蹈雍平 之河徐衍負石入海向曰申徒狄諫殷

自河出為雍徐衍惡周末之亂負石投於海中服虔曰殷之末世人

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

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

也其姓名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亡身握石

失軀宋均曰狸 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移人主善本作 之心銑曰比周朋黨也 善曰新語正窮澤之

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明黨比周為權柱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

於道善本無 路繆善本作 公委之以政善曰說苑鄒子說

食於路而穆善本無 甯戚飯牛於善本無 車下而桓公任之以

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 此二

人者善本無 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

季孫之說逐孔子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翰曰宋

而囚繫墨翟善曰文子夫以孔翟善本作之辯不能自

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濟曰宋魯竟何則眾口鑠

金積毀銷骨善曰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

骨也故聽讒毀之言骨肉之親謂之消滅國亦然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

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良曰秦穆公取由余於戎

越人子臧而威王宣王所以疆威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

所以疆威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

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

哉公聽竝觀垂名善本作當世銑曰奇獨也公聽竝觀

也並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明字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

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

矣善本作也字向曰丹朱堯子而不肖也象舜弟常欲殺舜管叔

蔡叔皆周公弟也流惡言以疑周公周公誅之善曰史記曰舜

舜周公則為骨肉而不率父兄之德故為讎敵也善曰史記曰舜

弟象放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

言乃辟管叔于商善本則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

之聽則五伯善本則不足侔而善本無三王易為比

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

賢良善本無良字翰曰五伯齊桓秦穆晉文宋襄楚莊也侔比也

面行王事齊國因伐燕燕國君噲死子之亡信可弃也齊田常弑簡

公而立平公以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何足悅也善曰史

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君噲死子

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

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無厭也良曰紂剖比干剗懷孕之婦武王封其後而脩其墓應劭曰紂剗姪者觀

其胎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銑曰讎謂寺人勃

文公斬其袿文公即位其言而免呂卻之難遂以彊霸張晏曰寺

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

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與芮畏偏悔納公謀作

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

人掌內袿袿也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銑曰仇謂

勃鞞字伯楚

子糾射桓公中鉤而桓公以為相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

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一匡天下何則慈仁躬勤誠加善本作於心此不可

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

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

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矣

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烏陵子仲辭三公

為人灌園向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

相使使往迎子仲子仲與其妻逃去為人灌園也善曰史記曰孫

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才

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

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子終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也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腸善本

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隳肝膽施德厚

終與之窮達無變善本於士善曰於士所求則桀之

夫善本作可使吠堯而跖集之客可使刺由翰曰隳

盜跖由許由也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

善曰戰國刁鞅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濟曰言苟能盡心



使然則荆軻沈善本作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

大王道哉濟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其七族坐之沈沒也吳

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

成而死其七族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

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

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

其灰也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路眾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

木根柢帶輪困倫離奇而為萬葉哭者何則

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銑曰眦額也蟠木曲木也柢本也輪困

抵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庚也善曰廣雅曰蟠曲也故無因

而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是結怨而

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向曰德重者人不以為德故也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

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

之意翰曰蒙被術法也伊管伊尹欲盡忠當世之君而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

治善本作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跡矣善曰小雅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善本無

因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良曰陶

器者制方圓大小任其所欲故比之矣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

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識曰引五子

以避俗遠邪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

口善曰聖人不為卑辭所牽蘇秦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善本無信荆軻之說而上首竊發周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銑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

以遺秦寵臣中庶子蒙嘉使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貢職如郡縣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燕督元之地圖秦王聞之喜而見軻軻以匕首擲秦王故謂竊發也周文王獵於渭之陽載太公以歸其國塗遘卒遇若鳥鳥之暴集而卒以共成王業也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刺秦王已見上文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文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

何則以其能

越拘孿之語馳域外之議

善本作義字

獨觀於昭曠

之道也

昭曠大明也

今人主沈於

善本無沈於字 諂諛之詞

牽於帷牆之制

翰曰沈溺也帷牆妻妾所居也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帷牆臣妾所見牽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濟曰不羈賢才無所拘繫也驥良馬也皁飼牛馬櫪也鮑焦忿世不用耕

蔬於道子貢難之曰既非其世而採其蔬乃弃蔬而立枯於河洛之上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即古蔬字也 臣聞盛飾

入朝者不以私污義

止

礪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

善曰尚書注曰砥磨石也論語曰子罕言利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

號朝歌墨子迴車

良曰惡有勝母之名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朝朝而歌無所用心故醜之晉

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古有未詳 今欲使天下

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

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堀巖穴

善本作穴巖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

善本有者字

哉

銑曰恢廓廣大也誘進脅迫也

上書諫獵一首

司馬長卿

向曰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獸相如因上疏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期賁育

翰曰孟賁夏育也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詵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

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孟賁已見上文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臣之愚暗

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

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

之清塵

濟曰軼才過於眾也駭驚也不存謂勢不可以存也屬車從車言犯清塵不敢指斥之也善曰漢書音義曰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

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善本無施字

用枯木朽株

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傳逢蒙也

是胡越起

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良曰起轂接軫有如戎狄不遠矣軫

車後橫木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

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

渠月之變銜檄銜曰馳

也張揖曰銜馬勒也檄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汎掃清而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檄而後鞭策之威而

況乎涉豐草騁丘墟

向曰豐茂騁馳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為丘

墟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

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且竊為陛下不

取也

翰曰萬乘天子也

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

危於無形

向曰萌始形見也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故

作固字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

銑曰忽輕也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銑曰懼瓦墮而傷之張揖曰畏擗瓦墮中之也

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一首

枚叔

濟曰乘為吳王濞郎中濞初怨望將謀逆乘奏書諫不聽遂之梁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翰曰全謂安全之道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鄉忌子曰得

全全昌失全全亡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

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

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者也

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濟曰三光日月星也不絕其明者言舜禹湯武與天合德日月不食五星不亂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曰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

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

避重誅以

善本有置字

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遺失也

臣乘願披心腹

善本作腹心

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

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

銑曰效進也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

向曰縷絲縷也三十斤曰鈞不

測言至深不可得知也

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翰曰駭驚也鼓擊鼓

也鎮壓結續也

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

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

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

濟曰事之幾微切急其間不容一髮

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良曰言雖百度舉措不失善道是盡脫於禍也善曰孫

天變所以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銑曰欲為謀逆之計變改也

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猶天之不可階而外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

居泰山之安向曰極窮究盡也善曰弊猶盡也而欲乘累卵之危走

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監曰走趣也人性有

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

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景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景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欲人勿聞莫若勿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濟曰景影滄冷也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

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良曰不絕於彼謂逆謀也枚之

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

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金本無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銑曰言養由基所得百中者百步內耳言已為謀慮深遠與人相比

禍生有胎向曰基初胎始也服納其基絕其胎禍何

自來哉

善本無

泰山之雷

力

穿石殫極之綆

善本作

斷幹

翰曰泰水之水雷久而滴穿其石也殫盡也綆索也幹井上木也言盡極井索用久而刻斷其木也

善曰自從也晉灼

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

之鋸漸靡使之然也

濟曰靡無也

夫銖銖而稱之至石

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銖曰銖權分十參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寸度之

至石丈必有盈縮差過皆不中也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

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

良曰徑疾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又少矣言事大略斷之則定以小智成之則敗也

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

手可擢而拔

善本作抓字銑曰三尺曰圍十圍言大也蘖小也搔撥斷絕擢搖也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

也

善本無也字向曰言制事在於未發

磨龍砮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翰曰為事不已必見其効此所以諫王久為逆謀恐一朝見用矣磨礪砮礪皆磨石

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也

上書重諫吳王一首

濟曰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王地吳王與諸

國既舉兵反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說王使罷兵也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

去

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

笮

音昨善本作笮字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子容切良曰言秦三面有敵而又能東向以當

六國矣六國韓魏燕趙齊楚關東連兵曰從距至也羌笮夷名善  
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漢書曰南夷自  
嵩東北君長十數祚都  
最大六國已見上文  
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

厲荆軻之威銑曰信陵君無忌常率五國兵逐秦至函谷關其  
後六國乘藉其力蘇秦又約六國連兵以拒秦燕  
復使荆軻以刺秦王善曰漢書音義  
曰公子無忌嘗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并力一心以備秦然

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善本作  
是字何也

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

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

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向曰項  
羽分秦

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而盡有六國之眾又脩恩義以撫戎  
狄而羌夷來朝比之於秦其地十倍其人百倍過之善曰言地多  
十倍民  
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

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

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翰曰訾  
量也蚋

蚊也蠅蚊固不能害牛也朽肉觸劍徒自斷耳吳之犯漢有類於斯  
無事言必敗無成事也腐朽也齒猶觸也李奇曰訾量也善曰說  
文曰秦謂之蚋楚  
謂之蚊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

之遺約翰曰失職謂削地也  
責求先帝約謂本封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良曰三公謂晁錯也錯為御史大夫而言三公者重其事也  
前過謂削地也善曰謂誅朝錯也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  
公是大王之善本無  
之字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

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

名而居過於中國銑曰隱匿謂僻在東海也居過中國謂  
勝於京師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海夫

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運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向曰方輸  
謂貢萬物

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運行數

也錯雜也珍怪寶玩也山東府吳府名也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  
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如淳  
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轉粟西  
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濟曰海陵縣有吳太

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

圈奇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良曰上林天于苑長洲吳苑名服虔曰吳苑也韋昭

曰長洲在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銑曰曲臺漢官臺名

臨上路言臺下臨苑路矣朝夕池海也漢宮池小故不如也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向曰壁壘軍城也副重也關城函谷峽武等關

淮南吳之所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

歸尚得十半翰曰十中有五得免禍善曰言王早還翼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

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

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濟曰羽林黃頭襲水戰者也掩其不備曰襲都謂吳都廣陵也蘇林曰羽

林黃頭郎習水戰者魯東海絕吳之饒失道良曰魯東海二都也使

善曰吳饒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志有魯國及東海郡也

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善本作滎陽待吳之饑大

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銑曰梁王武也滎陽縣名夫三淮南之

計不負其約向曰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也及吳楚反皆守漢約不從吳也晉灼曰吳楚反皆

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翰曰齊王將閭及吳楚反堅守

謀欲伐王懼自殺漢書云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不知

孰誤也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楚吳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

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一善曰漢書曰齊王四國不

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濟曰四國謂三淮南及齊也言不得二於郡也趙王遂發兵應吳漢將鄧寄圍邯鄲故云囚也此事以彰不可掩覆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吳



楚臨淄王也發兵應此謀應劭曰漢將鄼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掩匿也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良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張韓將北地弓

高宿左右銑曰張羽韓安國將北地兵在吳軍之北弓高侯韓

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服虔曰弓高侯韓

曰弓高侯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

得大息向曰言吳兵之急壁軍城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 詣建王上書一首

江文通

向曰宋建平王景素好事淹隨至南充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連繫州獄淹既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翰曰賤臣鄒衍也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擊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叩心言恨也善曰淮南子曰

擊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叩心言恨也善曰淮南子曰

之峯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也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善本作臺字齊曰齊庶女少寡無子養姑姑有女欲利母財而殺其母誣告庶女庶女以冤告天天為雷電齊景公臺也襲及也善曰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墮海水又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與男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

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善曰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政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制通讀樂毅報燕書

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

不易之行善曰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一

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

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良曰伏死不顧究之深也此謂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為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

足下遭時不遇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

至於伏劍不顧

語乃今知之

善曰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

乃知伏願大王暫是停左右少加憐察

銑曰停左右欲其靜察善曰鄒陽

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計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

韋帶之士

向曰言自微賤善曰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

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

詩書以藹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善曰淮南子曰古

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藹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日

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翰曰日者猶頃者謬

得謙詞也升降出入於承明闕金華殿謂掌官於朝廷也善曰漢書帝賜嚴勅書曰君猷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

論詔於金華殿今詔伯受焉

何嘗不局影疑嚴側身局

禁者也

善本作乎字濟曰局影側身皆戒懼也疑堅嚴敬也局禁宮闕之間也善曰詩序曰側身修行班婕妤自傷

賦曰應門閉今禁門局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

善曰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

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佗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官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大王惠以恩光

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

之分矣

銑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毒太子

臂痛耳佩猶荷也荆卿即軻也豫讓為智伯將刺趙襄子而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智伯死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也讓曰范中行氏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分分義也善曰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也曹植豔歌常欲結纓伏劍少

謝萬

一向曰衛太子迫孔惺於廁疆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

路以戈擊之子路斷髮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晉侯將殺

里克語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若不有

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淹言願殺身

如此萬中有一以補於王也善曰莊子弇州子曰今於道秋毛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於紂剖其心而觀焉墨子

兼愛摩頂放於踵以利天下放至踵足也所天謂建平王也善曰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折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

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毀也善曰揚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致毀迹墜昭憲身

限幽固履影弔心酸臯痛骨良曰墜陷也昭憲明法也

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固當為誅始詩曰顧占周道中心弔兮高

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臯太子丹謂麴武曰令秦王反戾天常每

念之痛入骨髓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母一念

來忽若有遺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李陵答蘇武

書曰每一念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

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向曰涉歷也伍對也善曰

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

雍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沉雲之重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

非木石獨與此少卿所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繼之

法吏為伍也此少卿所以仰天槌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

以血者善本無也向曰少卿李陵字也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

也言已之恨同於李陵善曰韓子曰卞和乃下官雖乏鄉

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善曰燕丹子夏扶曰士無

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嚴石之下翰曰蜀有

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受老子谷口有鄭子真

耕於巖石下名震京師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一日裁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濟曰蕭朱結綬謂相

薦達也金馬待詔處

也高議論政理也漢宮有雲臺善曰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

良曰終軍自請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賈誼曰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俱啓丹冊竝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也

圖青史銑曰漢論功臣定封爵重以丹書之信也啓開也冊書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古史官善曰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

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向曰言毀銷磨金石之堅善曰左氏傳曰叔向詒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翰曰直不疑為郎其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郎已去而同舍郎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漢第五倫字伯魚補淮陽國醫長從王入朝得會見帝戲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

帝大笑不義謂第婦公不過兄也善曰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譙國監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

彼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也

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良曰絳侯周勃持兵北軍故曰

上將後就國有誣告反而下廷尉是謂恥也太史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之蠶室故云名臣之羞赫室刑人之所善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清室又曰而僕又茸以蠶室

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銑曰魯仲連為趙却秦軍趙欲封之不受而去接輿佯狂避世而行歌也善曰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

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向曰嚴光字子

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也楚狂接輿已見上文

於東越仲蔚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光字子

凌餘姚人與光武同游於學光武即位光隱身不見餘姚越人閉關謂不出也張仲蔚扶風人亦隱身不仕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也良可知言皆恐患難故去於代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與世祖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歧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

**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翰曰鉗口也匕首劍也殞自殺也善曰莊子曰鉗墨

**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齊魯莊趙義俠所出也悲歌謂高漸離燕市相和歌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方今**夫悲歌慷慨者也善曰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可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知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聖曆欽明天下樂業**良曰聖曆謂天子也曆曆數也欽敬也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曰

**榮光塞河**銑曰青雲榮光皆河洛之瑞也

**西**善曰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竝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也

**洎臨洮**土**狄道北距飛狐陽原**向曰皆邊名洎距皆至也善曰淮南子

**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醴輸曰言

**而下官抱痛圓**禮曰以園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園土獄城也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良曰凡一微物失其所足可以悲而況人乎善曰家語孔子謂哀公曰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

**冤不愧於沈首鵠**善本作

**亭之鬼無恨於灰骨**銑曰

**齊景公田於梧丘夜夢五大夫稱罪以問晏子晏子曰先君靈公曰五大夫驚獸皆殺之斷其頭而同葬命曰五大夫丘掘而得之五頭同穴公令厚葬故云不愧沈首也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亭**

**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敬拙之果然言寃得明假使灰粉亦不恨也 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徒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畝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共孔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畝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為亭長龍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 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傳云鶴奔亭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

任彥升

向曰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

俯同不一託情風什希世罕工

翰曰緒事也俯下也不一言多也風什謂

篇章也罕少也言遠代以來少有如帝善文如此也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毛詩題曰關雎之什 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濟曰謂武帝雖當漢之四世魏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高貴鄉公詔云昔在三祖故因言祖也此皆有文之主故昉引之 善曰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寧足以繼想南風

克諧調露

良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克能諧和也四節之主不足以繼想耳 善曰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

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 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銑曰言帝天道不可得而稱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幸

親逢日暮

向曰莊子云萬代之後若一遇大聖知其解者若旦暮遇之也自言多幸而親逢聖人也 善曰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 臣早奉龍潛與

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

翰曰易云潛龍勿用

謂帝在齊朝時昉已得承奉也法言云以孔子之門論賈誼外堂相如入室昉自言彼時已有外堂入室之聲也又易曰飛龍在天謂帝

建梁而登極也漢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昉自云此時同此二人而待詔矣善曰易曰替龍勿用法言曰若孔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實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見乃拜樂安偕為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也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三日取求不疵表

於辯才之戲濟曰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楚文王謂申侯曰惟我知汝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言帝知我訥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言戲云辯才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者也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默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

天獎良曰庸陋謙詞也式拙速雖效虫鄙已彰詩便成而

附使上也拙速虫鄙皆謙詞也效呈也虫輕鄙小彰露也善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賦曰虫鄙益著閭繡上詩表曰

勞者歌其事貴盛虫鄙臨啓慙而女罔識所寘也寘置也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翰曰卞彬官至綏建

太守彬高祖壹乘嘉中除著作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壹乘馬

被甲赴賊二子眡眡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壹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壹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眡眡見父去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眡音真忍切眡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善本有脩理臣

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壹墳塋

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

教同悲隱淪惆悵濟曰緒肖也昧不明也忠謂壹死王事謂眡眡死父難也良曰名教謂當士孝大

夫為之悲傷也隱淪謂微士程陽也嘗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善曰王隱晉書述曰壹及二子死微士程陽聞

而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世而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

年世留遷孤裔淪塞

銑曰貿易裔嗣淪沈也言年代遷易後嗣孤弱而沈塞也善曰廣雅曰

也賈易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

哀歌

向曰言壹墓摧殘若此也表石表也蕪沒也丘墳也狐兔穴以琴見孟嘗君曰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善曰桓子新論曰雍門周

月纏迫翰曰言彬自傷感纏迫急速也因此而增歎也陛下

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

濟曰弘大宣示也言壹是晉而梁武大示教義故脩理之非求

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

良曰言壹餘德不滅而彬仕梁代也烈業泯滅也陳力謂入仕也異

近闕於晉典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

樵蘇之刑遠流於皇

善曰左氏傳曰凡諸侯闕於晉典善曰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世善本一作代字銑曰秦攻齊令曰敢有柳下季壟樵採者死此謂齊又絕今天子脩壺之墓是遠流此代善曰戰國策顏

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巨亦何人敢謝斯幸向曰非謂之幸言非身所敢謝也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翰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

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詞切亦不能奪禮

善曰劉璠梁典曰昉為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啓濟曰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撰者因而錄之近啓歸訐庶諒窮款奉被

還旨未垂哀察良曰諒信也款心也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遂啓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遂啓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遂啓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遂啓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遂啓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遂啓

銑曰言憂感深悼傷也失圖荒迷也善曰左氏傳楚遂啓



待**昉**善本作君字**於品庶示均鎔造**向曰鎔造造化所鎔鑄者也言我於衆類之中微細

示同造化之一物耳**庶**善曰服鳥賦曰品庶每生舍頌篇曰鎔灰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祈榮更爲自**

**拔**論語曰子張學于祿言已之所陳但**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禮教不堪關於視聽皆謙也

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善曰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昉**善本作君字**往從未官祿**

**不代耕**翰曰言祿薄也**飢寒無甘旨**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良曰甘言飲食晨昏定省由飢寒限役廢闕其半**膝下之**

**歡已同過隙**銑曰言父母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此歡有如駒馬過隙之疾也**几筵之慕幾何**

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極之則是無窮**几筵之慕幾何**

**可憑**向曰言神靈依憑几筵三年內能幾何時也**且奠酌外不親如在**

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且奠酌外不親如在**

**安寄晨暮寂寥闕**若無主**祭則祭神如神在何所**

寄也晨暮無人哭臨則寂寥無祭主矣闕空也**祭則祭神如神在何所**

**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濟曰言爲服喪無別理也窮咽哀泣

也多喻多比喻也**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

**塗**良曰格至也區宇天地也塗道也**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

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

**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向曰如此則是明王孝治天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也爰於

也**錫類所**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

**及匪徒教義**翰曰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以此及人非徒以教義爲化也**錫類所**

類  
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善本作奉字啓事陳聞濟曰崩迫切急也  
謹啓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九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良曰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二州發兵

往救景宗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任彦昇

善曰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忍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奴教有刑銳曰司馬法云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八寸

二  
改  
四  
卷

曰咫漢書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逗曲行避敵也撓者顧望也善曰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云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為綏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

**不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向曰趙王使趙括為將以拒秦軍括母上書曰括不可使之將軍趙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括有不稱妾無坐乎王許諾括果敗而母不坐故云深識魏武令曰自今將征行但賞功不罰罪非國典也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已輕言輕於常法善曰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也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也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善十作斯在字善曰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不可以語勇新序口倚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逆者罪死家戮也

**臣昉頓首頓首**臣昉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竊尋獯勳險**侵軼暫擾疆陸王師

**薄伐所向風靡**翰曰獯儉匈奴名也謂後魏王也師謂梁軍也善曰獯儉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濟曰淮徐河兗皆屬

**東關無一戰之勞涂**音途善本

**中罕千金之費**良曰言破敵之易東關涂中皆地名罕亦無也凡起十萬之師日費千金也善曰吳曆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所遂大破北軍歷陽縣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塗中伏滔北征記金城西游曰塗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也

**而司部懸**善曰杜預左

**隔斜臨寇境**銑曰司部司州也懸隔去都遠也善曰杜預左

**虜馮陵淹移年**善本作

**月**向曰憑陵依據也善曰杜預左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曰今陳介恃楚眾馮陵弊邑也

**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善本有

**轉戰無窮亟**其字

摧醜虜

翰曰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戰守城數日不能起

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

恭屍不能得也至數也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

起聞戰鼓聲噴吐而卒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

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不降及城陷捶其餘眾求恭屍卒不

能得也潘安仁汧馬督誅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

汧馬督誅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方

也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方

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

亡良曰漢武帝遣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與單于戰陵

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

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

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揚泉示虜虜

以為神明引去言蔡道恭過於李耿之感善曰漢書曰武帝遣驃

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比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

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為戊己校尉恭以踈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

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歎曰聞昔貳

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

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飛泉奔出眾皆稱萬歲

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善曰單于後魏主

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為呂布作聲援

二

二

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善曰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

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是謂開夷狄之士

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

單于太子降尚

書曰建邦啓土

寔由郢州刺史日景宗受命致罰

善曰

作討

不時言邁

善曰晉起居注曰詔檀

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言邁已見潘岳金谷

詩

故使蝟結蟻聚水草右依

善曰言曰景宗縱魏

而依水草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

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檢狝獯粥居于邊地逐水草遷

徙

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

銑曰按下也盤桓不進貌

也

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廣雅

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

二

二

力屈匈

善本作凶字

威

向曰孤城謂司州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

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

雖然猶應固

守二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

貽取劔辱也

善曰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

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

關延頸二戎名也管子曰民庶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

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實

景宗即主

善本有景宗即主一句

濟曰駭驚實用也

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史記曰繫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實置也主謂為

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臣謹案

主臣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臣當下讀也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

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遘茲多幸

銳曰言拔自行陣之間也遘遇也非分而得謂之多幸

指蹤非擬獲獸何勤

向曰漢高祖曰獵者追蹤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人也言景宗指蹤非

擬蕭何獲獸勤勞不同諸將賞

茂通侯榮高列將

翰曰茂重也

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

負擔裁弛氏鐘鼎

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良曰魏絳為晉悼公和戎狄而賜女樂二八景宗無此功效而亦當

賜魏絳曰子教寡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

人和諸戎狄也

獲自已

銑曰踵足也造化喻君也言景宗之身負君之恩也為國苦戰以膏血塗潤原草宜有辭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魯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道恭云逝城守索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向曰棄甲退敵

善曰史記曰沛令閉城守氏傳曰采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誰曰睇其目瞠其腹棄甲而復

生曹死蔡優

當善本作劣字若是惟此人斯有靦

向目翰曰人斯謂景宗也靦強也善曰

昔漢光命將

坐知千里濟曰劉興將數百騎攻曹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

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

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良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

善曰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

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銑曰易云師出以律錙銖輕重也爽差也

世出向曰挺拔也略謀也不世出言非世人所能出也善曰

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翰曰出征者必察廟筭吉凶而後行善曰趙克國頌曰料敵制勝成謀靡仇西征賦

此庸固理絕言提濟曰庸固謂景宗也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理絕言提不可與言也善曰晉起

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向曰

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銑曰聖朝謂梁也乃顧謂眷顧天下也一車書謂欲

辱非所向曰

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

茲虧壘何所逃罪翰曰載則矜憐惻惜也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

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曰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

二

良曰肅敬憲法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叔向臣謹以劾胡伐

發其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反劾

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結

胡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銑

僚官也偏裨皆小將也結沾也咎向曰簡

罪也攝追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略狀也

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

以聞翰曰稽首首

奏彈劉整一首善曰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

任彥昇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媿不冠

不入汜凡毓育字孤家無常子良曰後漢馬援事寡

然後入見晉汜毓敦睦九族交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善

曰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媿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王隱晉書曰

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善本義上有士節夫

士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義是以二字

聞之有立銑曰有立謂立志也善曰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

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亦善千載美談斯為稱去首善

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善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誦臺訴列稱

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

整恒善本作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百金已

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善本有又

奪寅息遂婢綠草私偵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

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

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三戶前隔箔善本

無隔箔字攘拳大罵突進屋善本作房字中屏風上取車帷准

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

問失善本有物字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善本有及字母并奴婢

等六人來共善本無共字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

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善本有亡字父舊

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典道先為零

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善本作賦字以奴私教子乞大息

寅寅亡善本作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眾

整便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

奴當百先是眾奴善本有整字兄弟未善本無未字分財之前

整兄寅以當百貼錢七千共眾作田寅罷西陽

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百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

綠草入眾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百又應屬眾

整意貪得當百推綠草與遂整規當百行善本無行字

還擬欲自取當百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

不迴更奪取婢綠草偵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

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百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遂當百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

整復奪取云應充眾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

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善本有整字兄善本有寅字



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  
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  
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為質范送  
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善本無云字  
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  
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善本無喚字問何意打我兒整  
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善本無婢字  
采音及奴教子楚王法忠善本作志字等四人于時在  
整子母善本作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  
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  
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

苟奴善本無苟奴字列稱善本無稱字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

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

津陽門糴米遇善本作過字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

龍牽苟奴登善本有時字欲提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

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集五十錢

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

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百教子列稱善本作孃字

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

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遂分前婢偵賣

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

諸所連逮善本作繼結字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

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善曰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臣

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問閻闕合首勇名

教所絕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問閻歷諸侯手屈原曰闕草

尊顯讓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直以前

代外戚仕因紈袴善曰前代外戚謂是齊朝后妃之親也

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為群惡積豐稔親舊側目

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善曰左氏傳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熟也側目言惡之甚也善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

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榮同誅漢書音義曰列侯宗室見邸

都側目也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

曰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教裳包咸論語注終夕

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

不寐而謬加大杖鏡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

不省親竟夕不眠豈謂庶私乎舜之事父瞽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言整私其子則竟夕不寐惡其姪則妄加大杖善曰謂打後也

承後漢書曰或問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弟子嘗病一夜十

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

乎也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

也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

之薛苞善本作苞字分財取其老弱向曰後漢薛苞好學篤

乃中分財其婢取其老弱者曰我共事久矣汝不能使田廬取其荒

穢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矣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習所

安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

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其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

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高鳳自穢

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爭訟寡嫂翰曰後漢高鳳南陽人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

仕善曰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名聲著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寡嫂詐訟因遂

不仕也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向曰孟嘗

通高鳳字善曰顏延年詠向秀曰深昔人睦親衣無常主

心託毫素素彥伯名目頌曰迹跨僞善曰顏延年陶整之撫姪食有

良曰衣無常主則泥毓也善曰顏延年陶整之撫姪食有

徵士誅曰睦親之行衣無常主已見上文

故人

良曰公孫弘為漢丞相故人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整之於  
姓其薄如此 善曰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  
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  
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  
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 何其不能折契鐘  
疑其矯焉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庾而檐

昌惟交質

徵二反翰曰漢高帝貫酒酒家折券棄債  
六斛四斗為鐘十六斗為使言使雖負鐘

庾之多亦宜折券不論而整為六斗米而取使車帷為質言整之罪  
深檐帷裳也 善曰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每貫酒歲更而酒家  
常折券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金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  
語注曰十六斗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  
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為童容也 人之無情一何

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向曰紳冕衣冠也  
善曰莊子惠子謂

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  
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稀康絕交通曰世教所不容 臣等

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

善本作 除官輒勒外

善本有

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

官悉以付

善本作

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

善本

無攔 龍牽請付獄測實

善本有

宗長及地界職司初

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平八年  
沈約為中丞 善注同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

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

垂稱往烈

良曰左傳去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人  
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雋不疑

為京兆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盛大而辭不肯誥書烈業也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故太子曰人  
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  
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

不婚凌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浪苦合之義升降窳

烏瓜切善隆誠非一揆銑曰二族夫妻二姓也仇合相敵而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向曰使

次第善曰尚書曰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昌究反翰曰懷

秦晉匹也何以甲我涇水清渭水獨舛猶雜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甲我孫綽子曰善曰范晔後漢書霍詡奏

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

善曰答實戲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善曰宋光衣冠子孫衰子

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姻婭善曰毛詩曰

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善曰毛詩曰

計斯斯庶濟曰淪混也罔庶也庶庶皆賤人也淪雜罔

有廝養卒如販粥鬻祖曾以為賈古道良曰以祖曾之高

淳曰廝賤也善曰毛詩曰道門嫁子女而取財

利有如商賈之道善曰鄭明目腆典顏曾無愧畏曰

立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善曰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承明

目而無作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于人不畏於天若

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向曰胤嗣也世業謂上代德業也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後嗣子孫宜常安之不可改也

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善曰左氏傳既壯而

大夫其家以比當時公卿之族徽美也善曰左氏傳既壯而

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阜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善曰左氏傳

室竊貲莫非阜隸言嫁娶之家貴賤雜偶以相竊其貲也

善曰鄭立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朝曰司馬長卿結褵離以

行箕帚誘咸失其所良曰女將嫁母為結其褵帶也婦

偶是以失所善曰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

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

帚於王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

寓弘革典憲銑曰宸歷天子歷數也御寓謂梁御天下也弘

大革改憲法也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

二

求生以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向曰殄滅也善曰左

害仁也申須曰葦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陛下所以負辰紀興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

言思清敞俗者也翰曰宸屏風也天子所居後有屏風故言

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臣實懦

風宸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俗奢麗萬世同流亂品謬掌天憲

今權目口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

蠹大猷良曰後漢御史張綱為御史順帝遣使行風俗綱埋其

梁冀權勢也右用事也賈誼曰城狐不掘社鼠不燠蠹敗也猷道也

言已雖有張綱埋輪之志未能盡服權勢用事者而王源事同狐鼠

族有承藉一失綱紀亦敗大道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

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

甫高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應據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

重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

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盧延謂馬成曰爾民之

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

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氏銑曰源東海人滿璋之富陽人善曰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

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華榮華也曾祖雅位

登八命翰曰雅為右僕射周禮八命作牧王者之三公亦八命

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祖少卿內侍帷幄濟曰少卿

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天子左右也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良曰璿為東宮官

侍帷幄謂在也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源頻叨諸府

也何法盛陳郡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

戎禁預班通徹銑曰諸府諸禁府也通徹通侯也源預列此

諱曰通而託姻好善本作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侯使呂

侯也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善曰孝經鉤命法曰日源人

身在遠向曰在遠謂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

在南郡丞

二 又 履 四 十 卷

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

奮奮胄善曰魏志曰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為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與州記曰

奮高平人也家計温足見託為息鸞覓婚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温而食

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音伐善曰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齋

閱閱詣府音義曰明其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

慈吳郡正閤主簿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源

父子因共詳議判與善本有為字婚璋之下錢五萬以

為聘禮善曰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先零婦又以所聘餘

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

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

後無聞東晉翰曰滿奮為司隸為苗願所殺故云殞身西朝謂晉初都洛陽也胤嗣子孫也殄死也滿奮字武秋

言奮後不聞子孫在東晉善曰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晷有譽西朝于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與州記曰滿奮字武秋

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其為虛託不言自顯

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濟曰駭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言王滿與比異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連親姻也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也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

施衿之費化充牀第良曰媵從婦者也儀禮云女嫁母施衿結悅帶也牀第帳之間也言買妾納媵本因聘婦之資而取之今源以嫁女之財而納妾成帷房之私罪甚也善曰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鄭玄曰悅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費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篋也鄙

情贅之行造次以之糾慝得繩違允茲簡裁銑

贅惡也言源情行鄙惡造次用之為事慝亦惡也允信也簡裁即略狀奏聽裁制之善曰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王

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王

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王

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王

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王

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也尚書曰王

繩譽糾謬格其非心源即罪善本無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

藉世資得參纓冕向曰世資祖父之業也參謂入仕也同

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翰曰禮男

媒不相知名詩云民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源以

行媒之禮同抱布之事善曰列子曰夏桀躬紂魯桓齊穆狀貌七

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

相知名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且非我

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善本作雜聞之前典濟曰季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哲智也往智即文子也格至也家語云顏回曰

聞薰蕕不同器而藏薰香草猶臭草也前典即家語也善曰左氏

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

藏汙馬督諫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良

周禮有六卿言源祖父之貴也胄嗣也管掌庫賤人善曰尚書曰

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

餘家鄭玄曰管管鍵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銑曰詩云豈其

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姜姓也言源如此等家之

子孫而使其女嫁於輿臺之賤同穴為鬼也善曰毛詩曰豈其食

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

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阜臣與又曰僕臣臺

高門隆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為甚向曰

木為門凡庶之家也言以已高門自降與凡庶連親乃是輕祖

考辱親戚也蔑無也善曰說文曰蔑輕易也蔑與懷古字同此

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翰曰翦除

也聖明之代比屋可封恐此風被及也源本塵汚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實以明科黜之流

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

來日濟曰伍等也已汚謂王氏也方媾謂復如此婚臣等叅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

視事如故良曰言禁止視事使如昔與官之時也源官品

應黃紙臣輒奉曰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 荅臨淄侯牋一首

楊德祖

銑曰黃略曰楊脩字德祖謙恭才博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是時軍國多事摠

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是時臨淄侯才捷愛幸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曹植時為臨淄侯 善曰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授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殺之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

向曰彌終也豈由言豈不由也隆重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損辱嘉

命蔚矣其文

翰曰蔚盛也嘉命植書也辱汚也 善曰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誦讀反覆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濟曰諷猶誦也詩有大雅小雅商頌魯頌 善曰說文曰諷誦也

若

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異域徐劉之顯青豫

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

良曰仲宣王粲字也寓於楚壤故云漢表陳琳屬於袁氏故云

異域徐幹昌於高密故云青劉楨游於許京故云顯於豫應璩時居於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此疊植書 善曰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寤身袁氏故云異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穎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

銑曰周章馳逐也遑暇也植書云足下高視於上京故有此答 善曰尚書曰樹之風聲家語曰孔子出

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

之資有聖善之教

向曰體同也發武王名旦周公名資用也聖善謂植父武帝也 善曰發武王名也

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

翰曰宣布昭明懿美也贊佐也大業父業也 善曰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善曰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頓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濟曰竦耳傾聽善曰老子曰天

法道法自然鍾會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

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

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

良曰執事謂植也尊敬之故不指斥而託左右執事也牘書板也斯須須臾也子貢曰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此植文章不可及也善

曰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是以對鵲曷而辭作暑賦

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銑曰植曾作鵲

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為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成終日不敢獻亦由見西施之美自憎其惡善曰植為鵲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

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獻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

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判定向曰植書云後誰復相知定吾文耶是使

脩判定也脩以無能頓受春顧賜命矣猥頓錫賜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損

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善本有然而字弟子掛口市人拱

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翰曰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

共者不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秦相呂不韋聚智略之士作呂氏春秋漢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之士

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此皆聖賢用心高大以殊於凡庸之所由致也卓犖高大之貌善

曰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

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

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

濟曰植書云今往僕少小所著詞賦一通相與更經也脩言今植之賦頌乃與古詩相類雖不經孔子刪定與詩之風雅無異焉善曰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

書悔其少照作良曰植書云楊雄猶云壯夫不為雄法言曰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不為是悔其少作也子雲雄字也與脩同姓故云脩家著一書即法言也善曰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為揚子法言或問

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雖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若此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

僞言耶銑曰仲山甫作周頌周公作鴟鵂詩言如雄言則此二人皆有過也善曰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

詩燕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

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向曰鄙宗過言謂壯夫不為也善曰楚辭曰吾聞

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

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翰曰魏顆追秦於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景公鐘也書名竹帛謂史書

也雅量謂植之度量素常也植書云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人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以翰墨為勳績詞賦

為君子哉故脩以此言答也善曰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忘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國語晉悼公曰

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功晉魏顆以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章昭曰景鍾景公之鐘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

帛傳遺後世子孫也輒受所惠竊備矇矓矓矓誦詠而已潘

所惠謂賜文章也言已備誦詠之人而已矓矓矓矓誦詠而已潘

矓昏耄脩謙詞也善曰詩曰矓矓奏工敢望惠施以忝

莊氏良曰植書云其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脩言已豈敢望比相知者也故引之善曰曹植書

曰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季緒瓌瓌何足以云銑

植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脩云何足以云瓌瓌小器也善曰曹

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

太守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向曰文章志云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辨知為丞相主簿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

守譙繁欽從還牋與余其文甚麗繁步何反善曰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感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

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

車子年始十四翰曰鼓吹音樂也妓能也都尉官名薛訪車

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

其言良曰上王上也文帝時未受禪即日故共觀試乃知

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濟曰壤地也潛氣內

轉哀聲善本作音字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

舊笳曲美常均銑曰抗高越過也幽散絕也笳籥也均曲也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

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向曰黃門樂宮名溫胡姓名也迭更也變曲會也

善曰漢書曰鄭聲亢集黃門集樂之所已見長笛賦桓譚雜論曰漢之三王內置

工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翰曰傲欺尚勝竭盡匱

而此孺子遺聲抑揚曰左氏傳曰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

不可勝窮優游變善本作轉字化餘弄未盡良曰化變

暨善曰暨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

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濟曰北狄征胡馬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

不泣泣墮涕悲懷慷慨銑曰衽衣衿泣流貌墮墜也慷慨

自左驥都史妲奴寒姐名倡向曰左驥史妲寒姐皆樂

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也其史妲寒姐皆樂能

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翰曰詭奇也善曰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

奇濟曰兼愛多所愛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明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箴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含餘懼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

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銑曰御進也事

謂西征也訖音也光塵美言之與及也所調喉嚨也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向曰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興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太祖辟為

軍謀祭酒典記室東阿王曹植也善注同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

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翰曰辱命謂得指書粲然明也

貌也濟曰王即諸侯也故云君侯高俗言才高過一代青萍干將皆劍名也善曰漢書爰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

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然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復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

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可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

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鏑庖丁剖義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拂鐘無聲

應機立斷良曰西門過謂船人曰干將莫邪之劍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錘今子持檝乘

舟子所能也若試與我東說諸侯子蒙蒙然無異於未視之狗也錚聲也夫所以貴於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截也皆謂植之才藝同於

此矣善曰說苑曰西門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諸侯乎過曰

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錘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

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

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銑曰顏回曰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言植之文堅而且

高鑽仰者終不可近而致之善曰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音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義既遠清辭妙句火炊鹽念絕煥炳向曰焮絕煥炳言文詞光明也善曰說文曰

焮火聲也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

於駑馬可得齊足輪曰飛兔流星神駿也馬八尺以上為龍驥良馬名可得言不可得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腰裏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士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夫

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

益著濟曰白雪綠水楚之上曲也比植文也東野巴人楚之下曲琳自比其文見植文之美而覺巴文之惡矣善曰宋玉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為

吟頌良曰載則也歡言笑之也韞藏櫝置玩耽好也為吟頌者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也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頌謂謳吟歌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善曰魏略曰魏郡大度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銑曰魏志云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答此牋也善曰魏志吳質濟陰人以其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魏略曰質字季重為朝歌長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

哀之降善本作隆字形於寸墨向曰手命謂太子與質書也其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此追亡慮

存者也善曰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日月冉冉歲不與我翰曰冉冉疾行貌不與我言不留也昔侍左右廁坐眾賢出有微行之

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良曰謂在也廁列也眾賢謂陳徐之流也微行謂微服而行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報善本

字立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試

善本作誠字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銑曰陳琳徐幹劉

來書之言不遂謂皆死不遂其才志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

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

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向曰雍容善和自虞度也有度謂寇至也輻至言眾如車輻之湊於轂也羽檄

微兵之書善曰西京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從從容漢書田延年曰羣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

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

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翰曰孝武漢帝也阮瑀陳琳也儔類

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

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濟曰嚴助吾丘壽王甚見任用後淮南王反與助等相連皆棄市善曰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

奔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其與聞之也至於司

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良曰言徐幹比之相如頗復近也善曰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

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文帝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而今名逝已為異物矣後來君子實

可畏也銑曰謂後俊者也孔子云後生可畏善曰服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文帝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伏惟所天善本無伏惟所天字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

圃善本作圃字向曰所天謂君屬太子也言以文章典籍為場圃而優游休息於其間也善曰答賓戲曰真婆娑乎術藝之場

休息乎篇籍之圃項代曰場圃講藝之處也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

鸞龍之文奮矣向曰抗高也摘亦發也藻文也鸞龍有五色文章也善曰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

傳曰微妙也鸞龍鱗羽之有五彩故以喻焉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傳武仲下筆不休雖年齊蕭

王才實百之向曰更始始封漢光武為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太子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

質以此答之百謂勝百倍也善曰文帝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也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

向曰同聲言俱謂然也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善本有已字

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善本作日字

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

已之繁耳翰曰墜失勅正離履也善曰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

俗聽矣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

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濟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已與

太子幸得同此際會也善曰論語子曰唯上智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載徒猶欲

觸曾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良曰邁往齒年載大也觸曾奮首割裂謂冒鋒刃甘

死而效其用以報德焉善曰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耆老杜預曰七十曰耆也不勝悽悽

因銑曰悽悽敬良善曰書曰悽悽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

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向曰質遷為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

吳季重

善曰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

燈翰曰謂辭太子時曜靈日月匿藏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

日無以過也濟曰虞卿說趙孝成一見賜黃金百鎰秦昭王遺平原書曰寡人聞君高義願為布衣之交君幸

過寡人願與君十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也千金言多也浮汎也觴

酒器也言此不能過已受太子之賜及宴樂之事善曰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說趙孝成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

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歡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

寤之後不識所言

良曰沈頓酒困也不記醉時所言恐有虧

頓猶弊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銑曰謂前人之教化

善曰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金惡也

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

岡平代

向日岡山脊也平代二郡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漢書有常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

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

翰曰鄰近栢人縣名

漢高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高祖高祖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高祖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不宿故云所忌

善曰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取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於人也去

弗宿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

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濟曰漸漬浸也疆界宇居也漢使韓信擊趙信使窺之知趙相成安

君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乃引兵來至井陘口選輕騎二千持赤幟從間道軍山而望趙軍又使萬人先行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大戰良久信棄旗鼓走水上復疾戰趙軍空壁爭信旗鼓軍山二千人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望之大驚乃亂敗遂斬

成安泚水上信後為淮陰侯喟然歎聲亮信也不用左車之言而敗

故云失策也善曰漢書常山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出窮

泉谷入黃河泚音脂漢書成安君陳餘皆漢之趙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

車之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

良曰廉藺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善曰廉藺藺相如俱趙將也

東接鉅鹿想

善本作存字

李齊之流

良曰漢文帝問馮唐曰吾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食飯未嘗不思之鉅鹿縣名也善曰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

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

向日慷慨謂貞廉也左車即李左車善

曰西都賦曰都人女士殊異乎五方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而質闇弱無以莅之

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

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

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



能也

濟曰邁行豫樂也善曰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文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性情

至於奉導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

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

善本作傑字善曰爾雅曰科條也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賦

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

福擅作威福於人者慄慄敬貌庶幾慕近也善曰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

貌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兄復舊職追尋

銑曰漢嚴助為中大夫得侍從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太守數年賜詔曰君厭承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拜侍中也故云皆克復舊任軌迹也今不

然者質自言未得重入侍與彼異也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

明之廬出為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立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復徵入為

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咸

向曰漢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固結無奇矣陳咸為南陽太守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

入帝城死不恨矣故云憤積是也善曰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曾臆糾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

字子康為南陽太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

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

善本作顯字

左右之勤也

翰曰彼謂張敞陳咸薄輕也輕居郡守願在左右亦質之心

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濟曰揆致貿易也焉知來者不如今謂已情亦與張敞陳咸相類也善曰爾雅曰貿易也焉知也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觀不敢多

云

良曰觀見也

### 為鄭冲勸晉王賤一首

阮嗣宗

良曰鄭冲為太傅魏帝封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

公卿將相皆詣府勸進籍為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大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銑曰嘉命即魏冊命竊聞明公固

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

風襄德賞功有自來矣向曰自從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

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由臣耳一佐成湯

遂荷阿衡之號翰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佐湯伐

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氏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

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

翰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既安而封周公之子伯禽為魚侯治曲阜有龜蒙龜蒙魯之山名光大宅居也善曰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

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

指麾乃封營丘翰曰呂尚釣於磻溪故云漁者文王用以為師武王伐殷用其計左大黃鉞右乘白旄以

誓而滅殷故云指麾武王封於齊都營丘善曰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

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武王已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跡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

旄鉞一時指麾皆大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

勝數善曰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踰踏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

談善曰美談已見上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濟曰先相謂宣帝為魏丞

相也世有言不絕也善曰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

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善本作民字無謗言

良曰綏安也善曰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

馳迴首內向

銑曰姜維隴右帥輕兵到靈州擊大破之沙漠榆中皆邊地名震驚也東馳內向皆來朝服

曰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書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黠東馳封禪文曰昆蟲聞懼迴首內向劇秦美新曰迴首內嚮偶偶如也東誅

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

萬計威加南海名懾涉三越向曰叛逆謂諸葛誕反上親臨圍之四面並攻誕開

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唐咨等皆降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兵法全軍為上剋勝也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氏將則唐咨等輕銳勁利之兵也萬萬計言多也加陵也南海吳界懾服也三越謂越及南越閩越也善曰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圍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覲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

吳兵萬眾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苛慝不作翰曰寧安作起也苛慝繁惡之政善曰過秦論曰苞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

俗畏威東夷獻舞濟曰殊俗遠方東夷東方之夷也獻舞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良曰謂封為晉公善曰毛詩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

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銑曰旨意也聖意謂魏帝之意也介大允元功盛勳光

光如彼國土嘉祚向曰元大也光光明貌如魏魏如此彼謂破姜維之類國土嘉祚如此謂晉原內外協同靡僞靡違翰曰協合靡無僞失也內外其心合同無

由斯征伐則可善本有朝字服濟江掃除吳會銑曰由從斯此西塞江

源望祀岷山向曰岷山江所在蜀也西塞言滅蜀也望祀謂祭此山焉善曰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性赤牛犢

迴戈弭節以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麾天下

翰曰弭按也麾天下謂平一也善曰長楊賦曰迴戈遠

無不服邇無不肅

濟曰肅敬邇近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也大魏

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

良曰唐虞堯舜也桓文齊桓公

晉文公皆輔翼周室而公超越之

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

捐許由豈不盛乎

濟曰言公宜受封爵後立功如此然後退身豈不盛也莊子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

曰余有幽憂之疾未暇理天下也堯朝許由於沛澤曰請屬天下於支伯子許由遂之箕山揖謝皆讓也善曰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

至公至平誰與為隣何必勤勤小讓也哉

向曰隣比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

冲等不通大

體敢以陳聞

翰曰不通謙詞也

###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善本作隋字

### 謝玄暉

濟曰眺為隨王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記室牋辭隨王也善曰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

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

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叅軍眺聞潢汗之水願

朝宗而每竭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沃若良馬行貌言此水雖欲朝宗于海此馬欲希良馬之行必見竭涸疲殆無由致也自喻策鄙才強小智願事於王不由於已所以終

莫遂也善曰左氏傳曰潢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固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

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何則臯壤搖落對

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鳴

善本作嗚嗚善曰東西謂別也惆悵嗚咽皆悲傷也臯壤川原岐路行道也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臯壤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淮南子曰揚子見  
坂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孟嘗君為  
之嗚咽流涕善本作恐善本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向曰言

之道義但以擁塞使我歸王之志莫從也善曰楚辭曰身服義而  
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  
朝觀音帝灑若墜雨翩似秋蒂於樹喻已別王也魏遠翻落也

莫從灑若墜雨翩似秋蒂音帝灑若墜雨翩似秋蒂於樹喻已別王也魏遠翻落也  
善曰潘岳揚氏七哀詩曰灑若葉落樹飄然雨絕天論衡曰雲  
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蒂

實庸流行能無筭濟曰皆謙詞也言不足數屬天地  
休明山川受納良曰川澤納汚山藪藏疾言遇休明之代容

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  
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  
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立表賦曰庶小善之有益

未對場圃奉筆兔園免園請事於王也東亂三江西游善本作

七澤向曰王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  
會稽越境也七澤荆州楚境也越東楚西絕流曰亂浮游也

善曰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  
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  
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容讌語翰曰謂從行也契闊勤苦也戎兵也旃旌也善曰毛  
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

長裾曳謂朝夕遊王門也後乘載脂濟曰鄒陽書曰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良曰言沐王之德深故不測崖際也  
楚詞云朝濯髮於暘谷晞余髮乎九

善本善本肌骨銑曰言撫持曾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骨而不忘  
善本善本肌骨銑曰言撫持曾臆論報恩澤將往銘鏤肌骨而不忘

為鵬海運將徙於南溟又謂監河侯曰周視車有鮒魚曰我東海之  
 波臣也滄溟未運王未遷轉也波臣自喻也蕩失也善曰莊子曰  
 鯁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  
 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豈有外斗之水而活我哉 **渤海方春旅翮先謝** 翰曰解朝云若渤海之  
 鴈時也喻王左右居也旅翮先謝自喻去王也謝去也翮鳥羽也  
 善曰滄溟渤海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解朝曰若江湖之魚  
 渤海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 濟曰藩房藩國也房謂王府也  
 樓傷也寂寥無人也善曰藩房王府舊草翮舍也劉楨贈徐幹詩  
 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華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也

**輕舟反溯** 素弔影獨留 良曰別王乘輕舟反向而望心已  
 礙矣善曰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下湖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王情愧被也 **白雲在天龍**

**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銑曰西王母為穆天子謠  
 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詞云過夏首以西洋顛龍  
 門而不見言已想望於王猶白雲在天既與王隔猶龍門不見善  
 曰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  
 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

替手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

**春渚** 翰曰言已不可得往唯待王還京都也青江亦春晚也艎舟  
 名王乘也善曰翼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艎艎舟名也 **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 濟曰朱邱謂王在  
 蓬心非特逢眺自謙也樹桃李秋取其實也眺願因得效已同於此  
 而少報王善曰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邱諸侯  
 朱戶故曰朱邱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  
 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如其**

**鏡履或存衽席無改** 銑曰言王如或能存故情於我也少  
 哀言不忘於舊也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而還取左右曰何  
 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弃者晉文公至河  
 令席蓐捐之咎犯哭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哀衽席單席  
 也善曰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著薪而亡簪哭甚哀賈子  
 曰楚昭王亡其躡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衽席而甚切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蓐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其  
 哀鄭玄周禮注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

**告辭悲來橫集** 銑曰橫交也善曰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  
 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

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  
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雋不任犬  
馬之誠善曰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大馬心

###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向曰齊宣德皇后令以梁高祖武帝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府記室昉到

官而謝之善曰劉瑤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

肅應善本作肅字典冊翰曰令善辰時肅敬膺當也典冊謂受大司馬

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善曰副被也善曰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

含生之倫庇身有地良曰含生有生之類庇託也善曰曹植對酒

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

銑曰君子謂高祖與昉有舊也善曰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咳苦唾為因

眇睽力代成飾向曰睽視也恩飾謂光益於已也善曰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眇睽

小人懷惠顧知死所翰曰言懷惠自顧知以身命報德也善曰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

氏傳其友謂狼暉曰蓋死暉曰吾未獲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契善本切

挈之盲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善本作其字不渝濟

始高祖遇昉于竟陵王之西邸從容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也至是故引昉

符昔言也嘉宴乃謂於竟陵王席也緒未也提契謂許以為記室也言意也形是謔戲渝猶變也善曰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

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王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廝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多幸已見上文詩曰寔命不渝毛萸曰渝

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良曰言謬不能先覺高祖之必貴而仕齊是淪沒

於驕君之餌餌食也善曰知梁武之必貴為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栢生欲借書班嗣

報曰不結聖人之網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歡

不輟驕君之餌也

善本作賀字銑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此高祖殺東昏侯昉免死非復相弔也高祖既成大業而得相歡也善曰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鸞雀相賀憂樂別也

**明公道冠二儀勳超** 遂古 向曰明公謂高祖也冠猶高也二儀天地也勳功也遂古往古也善曰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

傳道 **將使伊周奉轡相文扶轂** 翰曰伊尹周公輔佐殷周也桓文謂齊桓晉文翼戴周室也使之奉轡扶轂謂高祖之功過之善曰上

**神功無紀** 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濟曰謂高祖如神妙之功無能紀述造化萬物何以

**作物何稱** 稱之作造也善曰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言脩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朝初建俊賢翹首** 良曰府謂司馬府也建立翹舉也善曰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維此魚目唐突璵璠** 扶元反銑曰魚目似珠自喻也璵璠美玉也喻高祖唐突猶抵觸也善曰魚目似珠璵璠魯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融汝

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燕善唐突人參也 **顧已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

**再造難答** 向曰涯分寔是塵汚忝辱也翰曰言千載一逢聖造成也善曰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而一遇者

**雖則隕** 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越且知非報** 濟曰言雖致命非所能報也隕墜越墜也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

求以為 **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善本作情字善曰國語申胥好也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也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善曰今上謂梁高祖武

**百辟勸進今上賦一首** 良曰今上謂梁高祖武

**任彥昇**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華嗣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

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

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銑曰朝命天子之命也蘊稱策書奏進也丹誠赤心也冒



進赤心謂授梁也善曰方言曰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

向曰言高祖還讓帝命不虛心而增紳顯顯愚深所未達

受之善曰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增紳顯顯恭深所未達

翰曰增紳謂百官也顯顯敬仰貌未達言不知高祖之意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增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增紳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顯顯

仰天告懇論語子曰丘未達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

引致濟曰魯國之法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辭不德取其金孔子曰賜也夫之矣自今已往魯不贖人矣皆此言者言高祖不可復讓弘大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已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

隅匹夫之小節良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農夫石戶農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謂此者言高祖不可如斯也匹獨也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足負及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

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向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為假天子七年

而不疑者蓋為天下非為已也乘石太子所登之石也太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涯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信之報在齊及左周剋殷遂封於齊而不讓者既功得之又天命也善曰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十年周禮曰王行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曰況世哲繼軌先德在

民翰曰言況高祖之家代有聖哲遺德在人也謂高祖父順為齊侍中兄懿監郢州善曰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祭伯經綸草昧歎深微

管濟曰經綸也言經理草創在冥昧之時比孔子之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又深也微無也善曰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桓桓公霸諸侯一加以朱

方之役荆河是依良曰高祖兄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惠景反破左興盛十萬眾於鍾山

宮城拒守懿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之惠景走丹徒追斬之除侍中遷為尚書令朱方丹徒也荆河豫州也言齊所以破惠景實依高祖之兄懿之功也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高祖之兄懿之功也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善曰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

成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銑曰班還也師入曰振也善曰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雖繁繭救

宋重抵竹存楚善曰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馬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繁抵也淮南子曰由包胥繁繭重抵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且告急秦王乃發以善本作今觀古

曾何足云翰曰以懿觀之墨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濟曰言東昏侯欲掩已言無德也而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閣豎而鴆殺懿也有偷鍾者將推毀之恐人聞之自掩其耳喻東昏侯欲自掩過也書曰功疑惟重漢蒯通曰功高天下者不賞喻懿有惟重不賞之高功矣善曰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怛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據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王馬駿奔表微子

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銑曰酷當痛也紂惑妲已王馬走宋宋謂微子開於宋也王馬喻賢人也以喻東昏無道賢人歸於高祖矣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族王禽龍逢與夏同姓故稱族王禽言桀必見禽也謂東昏殺懿與齊同姓其怨咎有如此也善曰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閣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識曰殷感妲已王馬走宋均曰女妲已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嬖讖桀殺龍逢庚子旦庭中地有金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明公據鞞輟哭厲二

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向曰孫權兄策為許貢容所殺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戚乃扶樽上馬陳兵而出漢光武兄伯外為更始所害光武獨居不御酒肉卧枕席有涕泣處言高祖於兄如此二王三軍義士為之激厲也輟止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軍蕭穎曹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諧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晉中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元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屬軍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翰曰楚辭去使湘靈鼓瑟兮海若舞

民之志

故能使海若登祗罄圖效祉

海若海神也齊桓公北伐見一小兒在馬前走管仲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霸王之君與則見祇神也山海之神罄盡而效其福祉善曰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尊也爾雅曰罄盡也山

戎孤竹東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良曰齊桓公曰寡人

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景從天下如日景之從人也湯伐葛伯殺其君弔其民一匡天下靖亂謂除逆也言高祖征伐之事而類於此善曰西都賦曰天官景從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匪叨天功實勤濡足銑曰介之推曰

務靖亂無勤於行也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曰向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申屠狄非其世將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父母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言高祖實同天功非竊叨而得為天下父

母濡足以救於人也言高祖起自諸生取樂於名教之間善曰鐘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名教已見上文道風素論

坐鎮雅俗翰曰雅俗謂正風俗善曰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

不習孫吳講茲神武良曰孫子吳子皆兵法也講成也善曰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

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驅盡誅之氓善本作濟必封之俗善

聖智神武而不殺者也銑曰桀紂之人比屋可誅堯舜之人比屋可封言變風俗若此善曰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

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之

功歟向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

兕善本作為君子善本有使伊周何地翰曰言為君子將

而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蓬伯取獨為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某等不逢通變實

有愚誠善曰周易曰通不任控口款悉心重謁善曰論

性性誠慈也廣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善曰左氏傳

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奏記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濟曰晉太尉將濟聞籍有俊才而志倜儻不至得託欣然遣吏卒迎而籍已去濟大怒恚王默然懼與籍書鄉親共喻乃就後謝病歸善注同

藉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良曰書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合咸也三台星三公位也濟為太尉即三公言上台重之也善曰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公

群英翹首俊賢抗足善曰

始下下走為首善曰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

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自歲反銑曰子夏卜商字也魏文侯師之於西河西河魏地名擁彗申恭敬之禮彗帚也善曰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彗為恭也如今卒持帚也鄒子居於善本無黍谷之陰

而昭王陪乘向曰鄒子鄒衍也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

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翰曰布衣韋帶皆賤服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籍與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濟曰陋鄙也良曰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

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銑曰東臯籍之所居之東也澤畔曰臯稅國稅也當塗謂

力不彊向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時有負薪之憂籍言力不可彊不勝王事善曰孟子曰孟子有疾

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補吏之日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翰曰克能也稱已無德則辟命為謬恩迴以聘賢則庶光

事貴人也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眾也負薪疲病足

二又斐口十卷

一

於所  
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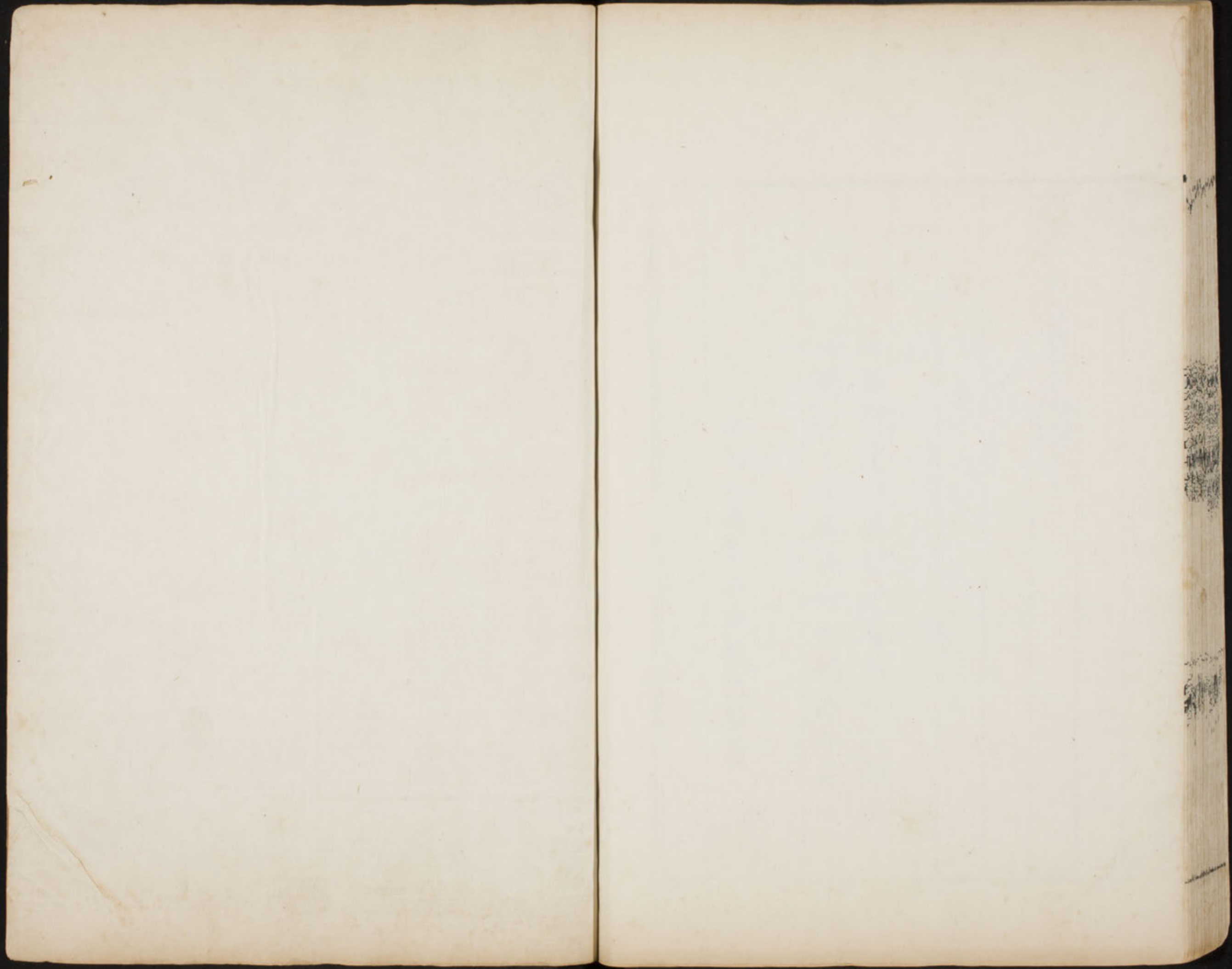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

以蜀郡廣都縣裴氏善本今重雕于  
汝郡袁氏之嘉趣堂嘉靖丙午喜日

國朝改廣都為雙流縣屬

成都府





110X
505
31